

随笔·美景履痕

# 夏天的雨

□安小悠

夏天的雨天适合撑着伞走在雨中。脚踏在路面上,如果你愿意做一番诗意的联想,那么下雨的日子,其实是地面上最大的一场花事。你瞧!雨点在平坦的路面上绽放出一朵朵小花,那花儿因为周围参照物的缘故,或明或暗,于是,那明着的方便有了夏花绚烂的情境,而暗着的地方则衬托着夏花的璀璨和热烈。在稍微倾斜的坡面,雨水汇成一条小河,雨水落在河中,绽放而出的花朵随之向洼处流去。于是,你便看到了一条流淌的花河。

你蹚着花河在雨中走着,不妨把伞稍微倾斜一些,让雨点在身上也能开出花来。如果是微雨,开在地上的就是春天的婆婆纳。如果雨点大些,那婆婆纳就成了盛花期的蔷薇。如果是大雨,就是“大珠小珠落玉盘”,落在地面直接就炸了,你只能看到飞溅的雨丝。房檐下的雨水淋下来,在地面上串起一条水花做成的项链,又像是幼时捡了哑炮仗,把火药收集起来撒在地面,拿火柴点燃刺出的一条火花,只是那火花转瞬即逝,而夏雨制造的类似情境却是持续的,再配合那雨声,那檐下的雨花成了一串长燃的鞭炮。

雨中有小孩欢快地跑着,他们都不怕淋雨。年少的时候要多

淋几场雨,否则长大以后回首往事时会因为少了淋雨的回忆而生出悔意。听母亲讲,我幼时每到下雨天,必要父亲撑着伞站在雨中,否则就哭闹不停。记事以后,每逢下雨天,我撑着家中的一把硕大的花伞,伞面是彩色条状的,天未晴,那彩虹已在我头上高悬。尽管那伞足够大,完全能为瘦小的我遮风挡雨,但我还是把自己淋得像只落汤鸡。因为我常是将伞立起来,让伞珠变成它的小脚,和我一起往水洼更深处漫流。成年以后,下雨时很少再去淋雨,因为不用站在雨中,人世间的风雨已将我的身心淋透。

不时有车辆疾驰而过,溅起的水花漫过车身,在我和车辆之间拉起一道白色的幕布。亦有几个撑伞的大人与我擦肩而过,都是脚步匆匆的神色。在雨中很少见到老人,他们一生经历了太多风雨,下雨的日子,他们静坐檐下听雨,雨声勾起的往事,化成温热的泪水,漫过沟壑纵横的脸庞,漫过时光和岁月的堤岸……

我静静地雨中行走,凡尘中裸露着的一切,都被雨水冲洗,往昔附着在身上的尘雾不见了,万物现出原本的面貌。于是,树绿了,花红了,十字路口的斑马线变成琴键,任夏雨弹拨,任每一个路人弹拨。

雨停了,经历风雨洗礼的天空,更加空明,更加湛蓝。雨洗过

的大地,所有色彩都融化在一片迷蒙的白色之中,那抹水灵灵白色,带着钟灵天下秀的气息,悄然心灵的宣纸上化开……

诗歌·紫陌红尘

## 紫薇花在雨中洗脸 (外二首)

□李季

紫薇花在雨中洗脸  
蘸着自己的香气  
香气越洗越淡  
脸越洗越紫  
紫薇花刚把脸洗干净  
雨就停了

## 云朵穿着白裙子

云朵穿着白裙子  
路过河面时  
漂洗了一遍  
路过草坡时  
停下来  
和小草、小花  
说了很多话

## 猫咪睡在纸扇上

猫咪睡在纸扇上  
呼噜声  
渐渐渗进了  
扇纸里

随笔·往日情怀

# 牛行街的夏日往事

□张晓燕

如果是夏天,我喜欢在夜幕降临后走出家门,顺着河堤徐行,走到丁湾桥上,看因两岸的灯光反射而波光粼粼的水面。如果把那时桥上驶过的各种车辆换成牛马拉着的车,那我真能穿越时光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记得那时候,漯河牛行街的骡马物质交流大会在全国享誉盛名,是全国意义上的牲畜集散中心。记忆中,每年夏天都会搭建戏台。戏台最初就搭建在丁湾桥往东的路上。当时路面狭窄,再加上各地的商贩都在路两边搭建帐篷,因此路就更显得逼仄。那些商贩中,其中还有当时比较有名气的国营单位,像上海百货公司之类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每逢此时成了全家人买日用品的最佳时刻。

尽管夏日炎炎,可依旧阻挡不了人们看戏的热情,人们拖家带口,戴着帽子打着伞,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涌来,抢位置是第一要务,摩肩接踵把人能挤得透不过气来,唱戏的有各地知名的剧团,当然以豫剧为主。

戏有上午、下午两场。我对看戏不感兴趣,能让我

垂涎是赶会的妙处,除了可以买到流行的服饰和各种有趣的小玩意儿,满足一个少女最初的梦,最少不了的还是各种小吃。

在夏日,调凉粉是很多人的最爱,我也不例外。白色的凉粉一盆翻倒在案板上,盛在玻璃瓶里的芝麻盐、辣椒油、蒜汁、芝麻酱一溜儿摆开,摊主左手拿起青花扁形碗,右手用一个漏勺刷凉粉,细细的凉粉便成型了,然后把各类调料用勺子浇上,旁边的孩子就忍不住地咽口水,端起凉粉,蹲在路边,入口瞬间感觉顺滑凉爽,香满味蕾。一碗凉粉下去,瞬间消暑止饿。还有豌豆糕、老式冰糕、冰水……人们边买边吃,吃饱喝足逛够了,路远的人就躲到戏台下面乘凉,等待下午场的开始。

此刻,我抚摸着桥上的栏杆,想起了这些夏日往事,岁月就像一幅流淌的画,只觉得恍然之间,我已从豆蔻即将迈入知命之年。旧时的欢乐时光依然时常浮现在眼前,虽然骡马物质交流大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早已成了尘封的历史,但还有我们这些见证时代变迁的人的美好回忆。

“读一本好书”征文比赛作品选登

# 一曲情深意浓的赞歌 ——读余秋雨《都江堰》

□郑曾洋

中国人没有不知道万里长城的,但确实有不知道都江堰的。没有人不知道秦始皇和孟姜女,但确实有不知道李冰父子的。

不过没关系,都江堰并不会因为不如万里长城名气大而降低它存在的价值。同样,李冰父子也不会因为不如秦始皇和孟姜女名气大而降低他们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在余秋雨先生《都江堰》一文里,作者描绘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壮观,对李冰父子兴修水利,为民造福的举措做了高度评价和赞扬。我们看到了都江堰给予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的福祉,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历经风雨洗礼和历史沧桑,至今不仅没有成为西风残照下的废墟,仍执掌着亿万人民的生计,并且注定已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工程。

与一般的游记不同,本文作者不是单纯地描写自然景观,而是立足现代,对历史上人物与事件进行审视,并做出纵横捭阖的评说,具有较强的思辨色彩,在人文感受方面能给读者以较大启迪。

正如作者所说,万里长城非常伟大,它展现了一个民族令人震惊的意志力。而有了都江堰的存在,旱涝无常的成都平原成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每当有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

每一个伟大的工程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比如都江堰就和李冰父子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秦国在司马错在那场与张仪攻韩还是取蜀的著名论战之后,由司马错率军攻取了蜀,从而把蜀作为一个富庶的根据地,还可以作为从南线顺江而下攻打楚国的出发地。没想到占领蜀地之后才发现,这里水

患之严重,远远超乎想象。而水患给蜀地造成的灾难影响,不要说作为粮食的供应地,不是大秦的累赘就不错了。所幸,一项任命改变了这里,从而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李冰任蜀郡守。

作为蜀郡守的李冰要做的事,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灌溉。于是,作为蜀郡守的李冰,和他的儿子一起,手握长锄,站在滔滔江边,完成了一个“守”的原始造型。而从未学过水利的李冰和他的儿子二郎一起,以使命为学校,经过实地勘测,钻研数载,制定方案,定出了每年淘滩修堰的制度,总结出“深淘滩,低作堰”的调节水流的原则,带领人民付出超常的艰辛代价,终于修筑了都江堰,使四川人民从此告别水患,成都平原从此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而李冰父子总结出的“深淘滩,低作堰”和“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的治水真

言,直到现在,仍是水利工程的里程碑。相传,李冰的儿子二郎,就是在修筑都江堰的过程中沉没于波涛汹涌的岷江江水中。

从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里,我们了解到百姓对造福后人李冰给予了极高的荣誉,把他当作了神。当然,人不可能是神,但能给后人造福的李冰,却比神在老百姓心目中地位还要高。据说,位于灌县都江堰附近的灌江口二郎神庙祭祀的二郎神,其实就是李冰的儿子二郎。老百姓用这种最朴素却又最虔诚的方式,来纪念给他

们带来福祉的人。

如若有人问死了的李冰活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余秋雨先生作了总结:“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只因为他做出了和秦始皇比肩,甚至可以说比秦始皇更伟大的事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长城是“残忍、蛮横”的“雄壮”,每一块石头下面都埋着像万喜良这样民工白骨,才难免有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难寻夫君一面”的悲凉和怨恨;都江堰是“仁慈、透明”的“智慧”,带给人民的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喜悦和满足。

秋雨先生的心灵在历史长河中徜徉,遇英雄如遇故交知己,遇失落文人则探究其心路、心态。因而眼前之景,已非纯粹景观、言语之间,其人文精神已溶于其中。

(作者系郾城区商桥一中教师)

爱祖国 爱学习 爱读书

# 读一本好书

主办:郾城区教育局 时间:2019年3月~12月

征文比赛

